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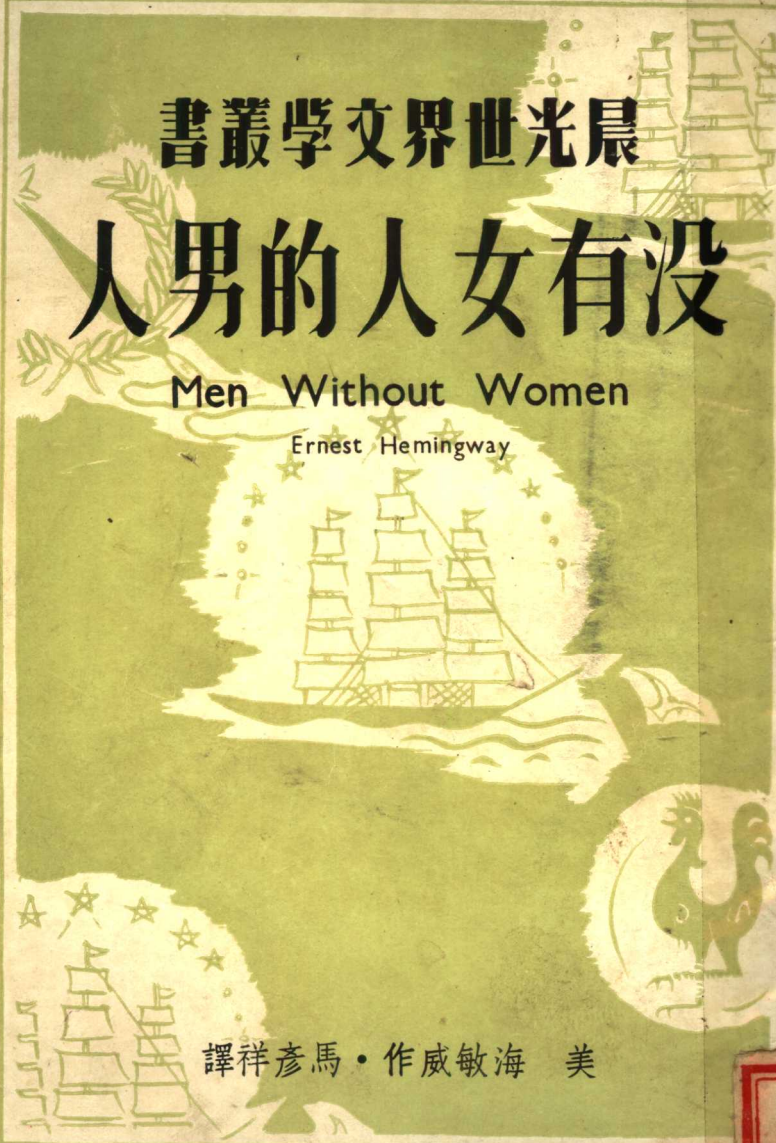
書叢學文界世光晨

人男的人女有沒

Men Without Women

Ernest Hemingway

譯祥彥馬・作威敏海 美



美國文學界巨擘

女人的人

From Whom? Whom?

John Updike

譯者：馬一青 出版社：上海

人男的人女有沒

譯祥彥馬・作威敏海 美

10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爲了編譯這部介紹美國文學的叢書，曾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上海方面由鄭振鐸，夏衍，錢鍾書，馮亦代，黃佐臨，李健吾，王辛笛，徐遲諸先生，北平方面由馬彥祥，焦菊隱，朱葆光諸先生負責。自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告完成。其間曾得美國方面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康納司 (Bradley Connors)，福斯脫 (John Foster) 諸先生和耿美麗 (Marion R. Gunn) 女士很大的協助。這部書經過了三年多的時間，數十人的心血，現在能完成出版，確是國內文化界一件值得紀念的大事；而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肯把這十八種譯作交給我們出版，並且答應列爲「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第一批新書，更是我們所深表感謝的。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除了出版這十八種譯作外，在計劃中的還有英國，蘇聯，法國，日本，德國，舊俄等翻譯作品。每一國將介紹二三十部代表作品，按月陸續出版。我們希望在五年之內，出足二百種，成爲一套國內最完備的世界文學叢書。

趙家璧 一九四九、三、十一

目
錄

異國情調	一
像白象的山	九
殺人者	一八
今天禮拜五	三七
一個清潔而燈光明亮的地方	四七
世界之窗	五七
你再也不會走的一條路	七一
吉利曼加諾山之雪	九五
牧場白	一三七

異國生涯

戰爭老是在斜坡那邊，我們是不再去參加了。米蘭（Milan）的斜坡是冰冷陰森的，暮色也降臨得特別早。電燈都亮了，順着街道隨意朝窗口瞧上那麼一眼，也够非常的輕鬆。店鋪外面的許多賭賽都停止了，雪花細碎得像狐狸的毛，風旋轉着它們的尾巴。鹿也是那樣的僵硬，疲困，饑餓，一羣小鳥兒在風裏飛翔，讓風擺動着她們的羽毛。風從山上吹下來，那是一個冰冷陰森的斜坡。

每天下午我們全都在醫院裏，暮色蒼茫的當兒，橫過小鎮到醫院裏來，是有着幾條不同的道路。有兩條是沿傍着河，不過都很長。雖然，你要進到醫院裏來，可是總得要渡過一條河，經過一道橋。那兒有三道橋可以讓你選擇。其中的一道橋上，有一個婦人在賣炒栗子。站在她的木炭火前面，那是非常的暖和，然後你把栗子放在袋裏，它會使你的袋子也很暖和的。醫院很古老，可是很美麗，你進去要穿過一道大門，越過一個庭院，從那邊的一個大門

出去。時常有些奉禮是從這個庭院出發的。在古老醫院的那外邊，是一列新磚建的病房，在那兒我們每天午后都會面，都是非常的優雅，非常有趣味地坐在那造成這樣大噪鬧的幾部機器上。

醫生朝我正在坐着的機器走上來說道：「戰爭發生以前，你最喜歡作什麼？你練習過戶外運動嗎？」

我回答道：「我練習過，我最喜歡踢足球。」

「好極了，」他說。「你不久就可以比從前更好地踢足球了。」

我的膝筆直的伸着，從膝頭用力地直垂到腳踝，機器却將膝部弄彎了，機器轉動起來，就像是騎在一輛用腳蹬的三輪輕車上。不過還不會彎曲，在彎曲的部份並非機器會急傾於一方。這時醫生說道：「很好，完全合格。你真是一個幸運的年青人。你又可以如同一個選手般的去踢足球了。」

隔壁的機器上是一個有着一隻嬰兒般小手的陸軍少校。醫生檢驗他那在上下跳動着，同時拍擊着僵硬手指的兩條皮帶中間的手時，他向我彎了下眼，問醫生道：「我也還可以踢足球嗎？警官。」他是很偉大的擊劍家，是戰前意大利最偉大的擊劍家。

醫生走向一間邊陲的辦公室去，帶回來一張照片，上面是一隻枯萎得和少校的手一般細

小的手，那是在沒有動用機器手續以前的形狀。等施過機器手續之後會變得稍微大一些的。少校用那隻好手拿著照片，非常仔細的瞧着。「是一隻受傷的手？」他問道。

「工業上的一個意外不幸。」醫生答。

「真有趣，真有意思，」少校一面說，一面把照片還給醫生。

「你有自信嗎？」

「沒有，」少校說。

另外有三個年紀與我差不多的孩子，他們每天都到醫院裏來。他們全都是米蘭人，一個律師，一個畫家，還有一個却有志作軍人，有時，在我們動用機器手續以後，我們一齊踱回到緊挨着斯凱萊（Scala）的克維咖啡室去。因為我們是四個人在一塊兒，我們越過共產黨的區域走近路。由於我們是軍人的緣故，人們都恨我們，每當我們從一個酒館門口經過的時候，便有人大聲的叫罵：「這批卑劣的兵士！」有時也有一個孩子喜歡和我們走在一道，使我們的小組成爲五人。的是臉上蒙着一塊黑色絲帕的人，因為他的鼻子失去了，他的面孔是經過手術治療的。他的出身是陸軍士官學校，也去過前線，可是，在第一次上火綫的一小時內便受了傷。他們替他動手術，替他整容，但是他們却再也不能很精確地得着鼻子了，而他又是從古舊家庭裏出來的人。他到過美國，並且在一個銀行裏做過事。不過，這是很久以前

的事了，我們誰也不清楚後來的情形怎麼樣。我們只曉得戰爭老是不停，而我們也再不去參加了。

除了臉上蒙着黑絲綢帶，在火綫上呆得不久，沒有得到獎牌的那個孩子以外，我們大夥全都有同樣的獎牌。有一副蒼白臉色的高大的孩子，他作過律師，當過阿底梯（Arditi）的一個大尉，他却有三個我們每人只有一個的那種獎牌。死亡和他生活了一段很長的時期，是有一點調動。我們大家都稍有調動分離的，除了每天下午在醫院裏碰頭以外，並沒有什麼促使我們聚集在一齊。雖然當我們穿過小鎮的惡劣地區，在黑暗中摸索着，跛向克維咖啡室的時候，酒館裏透出來燈光和歌聲，有時會衝出街來，男的，女的一齊擠在路邊，使我們也沒法將他們擠開，那時，我們往往會想到那兒也許是發生了甚麼事，人們討厭我們，不了解我們。

我們却十分地了解克維咖啡室，那兒是富麗，溫暖，燈光不太刺目的場所，某一個時間內那兒是喧囂而煙氣騰騰的，可是那兒的棹傍也常有一些女郎，牆上一個架子上貼着有插圖說明的報紙。克維的女郎是富有愛國熱忱的，我以爲意大利最有愛國熱忱的便是咖啡室女郎——我想現在她們還依然是最富有愛國熱忱的。

關於我的獎牌，孩子們首先都很有禮儀的，他們問我是怎麼樣獲得的。我便把寫着美麗

的文字，充沛着手足般的友愛和克己自制的文件給他們看，但是老實說，用種移轉的形容詞來說，我所以獲得獎牌，完全是因為我是一個美國人。從此，他們對我的態度，改變了一些。雖然我是他們抵抗局外人的朋友。我是一個朋友，但是在他們讀了我的引證之後，我再也並非他們的一個真正朋友，因為我的引證與他們的不一樣，他們為獲到他們的獎牌，是曾經做過非常不相同的事情。我受過傷，這是事實；可是，我們全都明白，受傷到底只是一個真正的偶然不幸。我從來也不會為我的絲帶感到羞慚，雖然有些時候，在雞尾酒會以後，我也想過我自己曾經做了如像他們為得到獎牌而做的各種事；夜晚冒着寒冷的風，踱過空曠的街道，走回住屋去，那時店鋪都關上門了，我總竭力地挨近街燈，我懂得我永遠不會作那樣的事情，我異常的怕死，常常不自禁的躺在床上，我怕死，我很詫異要是我再重上火綫的時候，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帶着獎牌的三個人，髻鬚三隻獵鷹；我對那些從來不會追捕的，也似乎是一隻鷹，而我並不是一隻鷹；這三個人，他們懂得更清楚明白，所以我們被逼迫着分散了。然而我和那第一天上火綫便受傷的孩子，仍然保持住很好的友誼，因為現在他再也不曉得他應該怎麼樣辦；這樣一來，他不會被容納於這二者之一裏，我之所以喜歡他，因為我以為他也許不會再轉變成爲一隻鷹的。

「曾經是個大劍擊家的少校，一點也不相信勇敢，當我們坐在機器上矯正我的文法時，耗費了不少的時間。我如何的講意大利話，他曾經稱讚過，我們在一齊舒暢地聊天。有一天，我說意大利語言對我簡直太輕鬆了，因此不能提起我很大的興趣；每一件事說起來都這麼的流暢容易。」啊，對啦，「少校說。」那麼，你為什麼不研究文法的應用呢？」之後我們便着手研究文法的應用了，不久以後，我深深地感到，意大利語言確是一種非常困難的語言，使得我怕和他談話，一直到我的腦海裏有了很正確的文法。

少校到醫院裏來是很有規律的。雖然我敢斷定他不相信機器手續，可是我並沒有料想到他會有一天不來。有一個時期，我們誰也不相信機器手續，少校却說那完全是無聊的。機器是新的，那也就是要我們去檢驗它們。這就是一個白痴的主意，他說，「一個理論，和別的一樣的理論。」我沒有學習我的文法了，他說我是一個呆笨不成樣子的敗類，他來與我糾纏，簡直是一個蠢貨。他的個兒很小，挺直的坐在椅子裏，右手放在機器裏，朝前面凝視着牆壁，手指頭在皮帶中間上下地拍擊着。

「戰事結束了，你要幹甚麼？假如戰事會結束的話。」他問我。「合文法地講！」

「我要到美國去。」

「你結過婚沒有？」

「沒有，不過我希望結婚。」

「你真是一個大傻瓜，」他說，樣子好像很生氣。「一個男子不必需結婚。」

「爲了甚麼呢？少校先生。」

「不要稱呼我爲『少校先生』。」

「他不可能結婚，他不能夠結婚。」少校怒氣沖沖地。「要是他連最要緊的事物都失去了，那麼他不應當把他自己擱置在一個要失去的地位。他不該置身在一種要失去的地位。他應當找到他不能失去的事物。」

他的語調是生氣而又尖刻的，說話的時候，眼睛直朝前方看着。

「可是他爲什麼必需要失去它呢？」

「他一定會失去的，」少校望着牆壁說。慢慢的眼光向下移，注視着機器，將一隻小手從皮帶中急拉出來，用勁地拍着他的髀肉。「他一定會失去它的，」他差不多吶喊起來了。「不要與我爭辯！」於是他吩咐那轉動機器的隨從。「來，把這個惹厭的東西搬開。」

因爲要受燈光治療和按摩術，他折回到別的屋去。我清晰的聽到他問醫生，是不是可以用一用電話，他隨手便將門關上。等他回來的時候，我又坐在另外的一部機器上。他穿着披肩，戴着軍帽，朝着我走過來，將手臂放在我的肩上。

「我很抱歉，」他用好手輕拍着我的肩胛。「我不該這樣的粗魯。我的太太才死去不久，你必須原宥我。」

「啊——」我感到了他的苦痛，同情地說。「我真是抱歉得很。」

他站在那兒，緊咬住下唇。「這太難了，」他說。「我實在沒有法子控制我自己。」他的眼光從我身邊掠過，直注視着窗外。他哭泣了。「我完全不能控制我自己，」他哽咽着說。哭泣着抬起頭來，茫然的凝視住，端正而如軍人般地哭泣，兩頰上掛着淚水，緊咬住雙唇，他從機器面前走過去，接着走出了大門。

醫生告訴我，少校的妻子是一個很年青的女人，直到他殘廢了不能再作戰時，他還沒有結婚，而她却害肺炎死去了。她只病了幾天。誰也不希望她死去。少校有三天不會到醫院來了。第四天在往常的時間他來了，制服的袖口上配着一條黑帶。他回來的時候，牆四面掛着很多大的相片框子，那是施用機器手續以前和以後的各種傷狀的照片。少校所用的那部機器前面，是三張像他那樣傷狀而經過治療，完全恢復原狀的照片。我真想不出醫生是從什麼地方搜集來這些照片。我總了解我們是使用機器治療的第一批人。照片並不會改變少校的絲毫，因為他僅只凝視着窗子外面。

像白象的山

跨越厄波羅 (Ebro) 山谷的山是綿長而又潔白的。山的這邊沒有日蔭，也沒有樹木，車站就在炎陽下兩條鐵道綫的中間。挨近車站這面，有一所安逸的大廈的蔭影，在穿過宏大的門檻到酒棧間的中間，掛着用一串串竹珠子製成的門帘，那是使蒼蠅不會飛進屋去。屋外的蔭影中，一個美國人和一個女郎坐在一張桌子前面。天氣非常炎熱，從巴塞羅納 (Barcelona) 開來的快車，應當在四十分鐘內便到站。在這換車車站它只停留兩分鐘，便要朝馬德里 (Madrid) 開去。

「我們應該喝點甚麼？」女郎將帽子脫去，放在桌子上，問道。

「真是熱死啦，」男人說。

「喝點啤酒吧。」

「來點麥芽酒，」男子向着帘裏說。

「大瓶的嗎？」門口一個婦人問。

「嗯，來兩大瓶。」

婦人端出來兩瓶啤酒，和兩個毛氈的墊子。她把它們放置在桌上，踱着這兩個男女。這

時，女郎望着遠方的小山。在烈日下，那是潔白的，村落也顯得成爲棕色而又乾燥。

「這些山真像白象，」她說。

「我就再也看不見一個，」他喝着他的啤酒。

「不，你不應該那樣。」

「我可以這樣，」男子說。「就只因爲你說我不能夠不考驗任何的事件。」

女郎瞧着珠子串成的帘。「他們在上面畫了些東西，」她說。「究竟是什麼意思呀？」

「鬥牛戲用的糖壳茴香子。是一種飲料。」

「我們可以試喝一點嗎？」

他朝門帘裏叫了一聲「喂，」婦人便從酒櫃間走了出來。

「來四尼耳的。」（註）

「我們要兩份糖壳茴香。」

「加水的嗎？」

「你要加水的嗎？」

「我不知道，」女郎說。「加水的好嗎？」

「對啦。」

「你們要加水的嗎？」婦人問。

「嗯，要加水的。」

「味道就像甘草一樣，」女郎將玻璃杯放下來。

「那是什麼事都少不了的方法。」

「是的，」女郎說。「每樣東西都是甘草味。特別是你等候了這麼久的一切東西，如像苦艾酒一樣。」

「哦，把它打開吧。」

「你來開吧，」女郎說。「我覺得真好笑。我會有過這樣一段歡樂的時期。」

「好極了，我們再努力來掙求一段歡樂的時期吧。」

「對啦，我正在努力着。我說過那山的樣子很像白象。那不是很幸福嗎？」

「是很幸福的。」

「我要嚐一下這種新奇的酒。我們就這樣辦吧，對不對——注意瞧一瞧這些東西，嚐嚐新奇的酒？」

「我也是這樣猜想。」

女郎呆呆的看着山。